忠武公家乘
乾

忠武公家乘序

古者文武無二道三代既降文武之道始分德行勇畧鮮能兼之由是用兵之家難淂全名之士矣噫世不見真武久矣若忠武李公之為將其庶幾乎昔在 宣廟龍蛇之變

島夷猖獗蹂躪三都蓋殆乎無國矣獨賴公領舟師捍海路以遏水陸並進之勢隱然為海上長城而賊不敢逞焉蓋公大小九數十戰皆以少擊衆而應機決策前無堅敵未嘗折敗是雖古名將無以過之世之談韜鈐

者固莫不以公稱首然公實篤
行君子也觀其事母孝友兄弟
友直己不阿自守甚嚴而其所
素養可知也故能當 國家積
衰之餘禦天下莫強之寇為
國忘身以死勤事威懾蠻夷
名聞中華精忠可以貫日月大

節可以撑宇宙本基扶綱立紀乎
以兵畧縣之鳴呼偉矣公之讀
書通大義不屑屑於佔畢而今
其札翰咳唾之遺尚有一二存者
悲惋激烈無非忠孝至誠之所發
不以愈久而愈乎賢乎公之存殁
絲綸之褒琬琰之刻前後炳烺

綴於盈溢圖內公之玄孫前新寧宰弘毅氏遵其先君子之志裒集失編并取公遺稿詩文若干首及他纂錄思詠奇徵者合爲一冊名之曰忠武公家乘而公之始終備矣適公之五代孫鳳祥節度湖南左水營宅

公舊庸之地也將屬之以刊版要
余為弁卷之文公實我德水同
宗也我先王考澤堂公既狀公
之行先季父畏齋公又跋公之
詩俱在卷中則余於斯役安得
以不文辭又其事會若有不
偶然者謹書此而歸之以壽新

寧公追纂之緒且勉之節度
君庶無忝於前烈云爾
崇禎紀元後六十二年己巳秋
判中樞府事李畬謹序
節度君初在湖南廣求舊
欲蒐刊役旋以病遞後六
年受任咸鏡南閫始克訖

梓而序文以仍舊不改

忠武公家乘目錄

卷之一

遺藁

文

詩

卷之二

教命

卷之五
附錄

卷之六

附錄

忠武公家乘目錄終

忠武公家乘卷之一

遺藁

文

上體察使完平李公元翼書

伏以事有不已之勢情有莫急之形以莫急之情而值不已之事則寧得罪於忘家之義而勢或屈於爲親之私矣某有老母今年八十有一當壬辰之初也怯於俱焚幸於苟全遂以一家浮海而南寓於順天之境于是之時以母子相見爲榮而不暇計其他矣越明年癸巳　皇威掃蕩醜類逃遁此正流民懷土

之時也第以黠虜多詐變謀百出一隅聚屯夫豈徒
然更若豕突則是遺其親於餓虎之口是以不能決
歸而式至于今日矣雖然某以庸才叨承重寄事有
靡盬之責身無自由之路徒增陟岵之瞻莫慰嗟季
之心朝出不還尚有倚閭之望何況不見已垂三載
乎頃因家僮代人寄書曰老病日甚餘生無幾願於
未死再見汝面嗚呼使他人聞之想欲淚下況爲其
子者乎自見此語方寸益亂而更無關心之事也某
往在癸未之歲爲咸鏡道乾原權管而某之父死焉
某千里奔喪生不能侍藥死不得永訣而常以爲終

天之慟今者母年已高於時制堂日且迫於西山若又一朝而忽有風樹之悲則是某再爲不孝之子而母亦不能瞑目於泉下矣某竊自惟念島夷之請成所謂無故之和也 皇朝之使節已下而迄無渡海之形前頭之禍恐有甚於往日不以是冬歸寧於母而春防又及則決不可離陣閤下幸察寸草之情給以數日之暇則乘舟一覲而老母之心庶可少慰矣設有緩急則豈以閤下之命而敢誤機事者耶題辭曰至情所發彼我同然此書之來令人心動第緣公義所係未敢率爾定奪也

答譚都司禁討牌文

朝鮮陪臣三道水軍統制使李某謹答呈于 天朝
宣諭都司大人前倭人自開釁端連兵渡海殺我無
辜生靈又犯京都行兇作惡無所紀極一國臣民痛
入骨髓誓不與此賊共戴一天各道舟艦無數整理
處處屯駐東西策應謀與陸地神將等水陸合攻使
殘兇餘孽隻櫓不返擬雪國家之讐怨本月初三日
領先鋒船二百餘隻將欲直入巨濟蕩滅巢穴次次
殲滅俾無遺種而倭船三十餘隻闌入于固城鎮海
之境焚蕩閭家殺戮遺民又多虜去輸尾斫竹滿載
其船原其情狀尤極痛憤撞焚其船隻追逐其兇徒

馳報舟師都師府領大軍合勢直擣之際都司大人
宣諭牌文不意到陣奉讀再三諄諄懇懇極矣盡矣
但牌文曰日本諸將莫不傾心歸化俱欲卷甲息兵
盡歸本國爾各兵船速回本處地方毋得近駐日本
營寨以起釁端云倭人屯據巨濟熊川金海東萊等
地皆是我土而謂我近日本之營寨云者何也謂我
速回本處地方云本處地方亦未知在何所耶惹起
釁端者非我也倭也日本之人變詐萬端自古未聞
守信之義也兇狡之徒尚不斂惡退據沿海經年不
退豕突諸處刼掠人物有倍前日卷甲渡海之意果

安在哉今之講和者實涉詐僞然大人之教不敢違越姑觀程限馳達　國王伏惟大人遍曉此意俾知逆順之道千萬幸甚謹昧死以復

答陳都督璘書 見青山島陳都督碑文

吾忠不及於武侯德不及於武侯才不及於武侯此三件事皆不及於武侯而雖用武侯之法天何應哉

翌日果有大星墜海之異

原書

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東方將星將病矣公之禍不遠矣公豈不知耶何不用武侯之禳法乎

祭贈叅判鄭運文

嗚呼人生必有死死生必有命爲人一死固不足惜君獨可傷者國運不幸島夷作孽嶺南諸城望風奔潰長驅席卷所向無前都城一夕兇醜成巢千里關西　鑾輿播越北望長痛怒膽如裂嗟我短拙討殲無策與君論難披雲見曜計定揮劒戰艘相連决死掛席冒刃先登倭奴數百一時流血黑烟漲天日東愁雲四度報捷是誰之功恢復　宗社指日可期豈意神天不佑毒丸遽及彼蒼者天理宜難究回船更突誓欲報怨日且奄暮風亦不順未遂所願平生之

痛豈過於此也言念及此痛若割肌所恃者君更將何爲一陣諸將痛惜無已鶴髮在堂已矣誰將抱恨窮泉曷時瞑目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才不展時位不滿德 邦家不幸軍民無福如君忠義古今罕聞爲國忘身有死猶生長恨世間誰識我心含哀致誠遥奠一酌嗚呼痛哉

劒銘 長劒一雙在本家以親筆分刻

三尺誓天山河動色 又 一揮掃蕩血染山河

題跋 判書崔錫恒

在昔龍蛇之歲島夷肆虐内而 乘輿播越外而

八路創殘國之不亡僅一髮耳于時忠武李公受任統制糾合舟師屢敗兇徒卒乃大捷于閑山之洋親冒矢石以身殉國使片舸隻帆不敢西向得全兩湖以基再造之業蔚爲中興第一功其視張睢陽岳武穆無媿色矣公嘗得一雙長劒以三尺誓天山河動色一揮掃蕩血染山河兩句作銘而分刻之以寓其憤慨之懷嗚呼偉哉公之孫弘毅來請跋語記其始末並與公所作一絶屬余和之累言不已其意勤矣噫召伯所憩之棠詩人有勿剪之詠孔明廟前之栢後人有愛惜之心豈不以

覩其物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德也歟彼無情一樹木尚且謌詠而流傳愈久而不衰矧此銘劒爲忠臣手中之物而其許國誓天之誠除兇復讐之意凛凛於字句之間後之覧者愛護嗟賞豈止甘棠老栢而已哉抑吾有深感焉自壬辰至今年恰更二甲子矣人心狃安士氣寖衰麟經大義幾於晦蝕志士之痛當復如何凡爲公子孫者若能體我公必復之義繼我公不瞑之志毋使此劒棄擲埋沒於塵匣之中則可謂不忝乃祖矣盍於是勉之哉聊以此復李君仍次前韻略申平昔景仰

之㤿 次韻在附錄

詩

贈別宣水使 居怡

北去同勤苦南來共死生一杯今夜月明日別離情

無題六韻

蕭蕭風雨夜耿耿不寐時懷痛如攉膽傷心似割肌山河猶帶慘魚鳥亦吟悲國有蒼黃勢人無任轉危恢復思諸葛長驅慕子儀經年防備策今作 聖君歎

閑山島夜吟

水國秋光暮驚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

無題一聯

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

題跋

判府事李端夏

右詩一絶一聯忠武李公之所作而出於公日記中日記年久缺破其一不得爲完篇可惜也嗚呼公之勲烈盖邦家忠貞貫日月其事蹟載諸史乘勒之金石播於國人之思詠者壽宇宙而將不泯矣惟此咳唾之遺卽其精神所寓其曰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者可見其壯志精忠成就得大功

底氣象其曰水國秋光暮驚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者亦可見其忠義與秋色爭高而語其氣象殆是大星將殞之時乎念我先君子嘗撰公諡狀有曰每夜休士必自理箭羽亦與憂心輾轉殘月弓刀之語意相符莊誦感歎令人釀涕公之玄孫直長弘毅以其詩爲帖要余跋其後余雖不文義不敢辭故識

又　　領府事宋時烈

余每讀岳武穆送張紫微詩未嘗不擊節而三復以爲其忠毅雄勇固其所也至於文詞亦何其奇

且新也今見李忠武閑山之作可謂千載而同符者也余嘗作露梁碑略記公偉蹟　孝宗大王聞之亟徵草本而讀之極有漢帝鉅鹿意今公玄孫弘毅持是作見示一唱三歎不能去手仍喟然而嘆曰使逮　孝廟時得蒙　乙覽則必將益加膚奬愛及於屋上烏矣今弘毅以不附權貴人失官落魄人不知為忠義家子孫嗚呼其有能以告於執政者耶

忠武公家乘卷之二

紀述

世系 李氏本貫豐德府德水縣

十一代祖諱敦守 中郎將

十代祖諱陽俊 保勝將軍 贈吏部尚書

九代祖諱劭 典法判書知三司事內直郎

八代祖諱允蕃 贈左叅贊

七代祖諱玄 贈左贊成

六代祖諱公晋 司宰寺事 贈領議政

五代祖諱邊 領中樞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諡貞靖

高祖諱孝祖通禮院奉禮

曾祖諱琚兵曹叅議

祖諱百祿平市署奉事 贈戶曹叅判入己卯士籍

考諱貞秉節校尉贈左議政德淵府院君

行狀

承旨崔有海撰

公諱舜臣字汝諧德水人也肇以望族聞者有敦守官至中郎將曾祖琚兵曹叅議祖百祿平市奉事贈戶曹叅判考貞 贈左議政封德淵君以公貴也母卞守琳之女以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子時生公卞夫人夢覲叅判公以必貴期以舜臣名因異而名

之卜者曰行年五十當仗鉞北方自齠齔豪宕不羈
挺挺有大氣岸與羣兒遊作戰陣狀推公為帥指顧
造次井井可觀從諸兄業詩書不肯竟事投筆挽强
御駿儕流莫及丙子春標虎榜講武經黃石公考官
問張良從赤松子遊則良果不死耶公曰有生必有
死理也綱目書壬子留侯張良卒則安有從仙不死
者耶考官驚服以新　恩榮先壠見石人顛命下厮
起之衆不能動公獨扛而建之處靜不競名世無知
者柳西厓從幼與之遊每以大將才許之栗谷掌銓
聞名因西厓要一見公曰吾與栗谷宗姓也義當相

厚而見於掌銓時則不可竟不往冬除咸鏡道童仇非權管時李公後白爲方伯巡到列鎭杖邊師才荒者及到本堡遇公甚款公因規刑威頗重方伯笑納之己卯歸仕訓鍊院時有兵部郎中以所親欲越轉叅軍公守規不許曰卑者遷高者滯於公蔑矣法不可改郎中雖刼以威公終不屈庚辰九月爲鉢浦萬戶方伯孫軾信讒將抵罪巡到召公講陣書使圖陣形見公落筆有法度與語益奇之遇以禮左水使成鎛欲斫取官庭梧桐公不從曰此乃公家物也栽之有年一朝伐之不以公而以私可乎水使怒亦不敢

遂後水使與方伯會議殿最欲下公都事趙憲閣之曰詳聞李某績冠一道寧盡貶列鎭李某則不可貶壬午因事罷歸癸未秋爲南兵使李戩軍官行軍首北公麾軍出自西門兵使怒詰之公對曰西金方也於時屬秋於義主肅殺故出於西門古也兵使悅冬轉乾原權管時孽胡亐乙只乃擾邊 朝廷憂之公設奇計要而禽之兵使金禹瑞忌其功 啓以不稟主將 朝廷將褒旋止十一月丁外憂丙戌正月服闋以司僕主簿出爲造山萬戸時虜猾方熾故擧公責重仍管鹿島屯田公以兵孤屢請添防而兵使李

鎰不許八月賊來木柵圍數匝有衣赭者前馬公射中之賊却公與李雲龍追趾之奪還被虜人六十餘口公亦中矢潜拔其鏃李鎰欲罪公自解庭詰之公將入公友宣居怡泣謂公曰飮酒鎭心公曰死生有命飮酒何爲公就供曰我以兵單屢請加守而兵使不許公牒猶存况我力戰退賊追還我人欲斷以敗軍何據鎰不答良久因繫而馳聞 上令白衣効功冬從時錢之後放歸時 朝廷簡不次擢用者公居二己丑全羅監司李洸 啓爲本道助防將十一月除武兼宣傳官十二月出爲井邑縣監以兼官到泰

仁時泰仁久曠文案堆積公剗決如流民呈御史請
管泰仁庚寅七月擢爲高沙里僉使又陞爲滿浦僉
使臺諫以驟陞 啓止辛卯二月移爲珍島郡守卽
陞爲加里浦僉使又未行薦爲全羅左水使時有友
夢見大樹參天盤地萬民依其樹根將拔人以身扶
諦視則公也以比文天祥擎天之夢公莅任知倭將
猘鍛戈鎔鎖以待不虞創智作大船船上覆以大板
板上置十字細路以容人行悉以錐刀布之四無着
足處前龍頭後龜尾皆有銃穴前後左右各六以放
大丸遇賊則編茅覆上以掩錐刀而爲先鋒賊欲登

船則離錐刀欲来掩則一時銃發所向莫不披靡大小戰以此收績者甚夥狀如伏龜名曰龜船時 朝廷因申砬啓罷舟師而專陸戰公馳 啓以爲遮遏海賊莫舟師若也水陸之戰不可偏廢 朝廷允從時倭拉萊釜將踰湖嶺公會諸將咨戰守之宜皆以爲當守本道獨鹿島萬戶鄭運軍官宋希立憤曰大寇衷境勢將席卷堀守孤城詎期獨全不如進遏其鋭雖不幸而死亦無愧臣子之義也公悅厲聲曰我之發問者欲探諸將之誠今日之義只在戰敢言非是者斬一軍慄然五月初一日諸將咸集船艦尤

有四艘兵利卒精號令明肅初四日抵唐浦則慶尚
右水使元均新喪大兵只以小舠自保公邀給一艑
約與同事初七日進至玉浦賊船三十餘艘張旗住
碇放兵四掠望覩我師爭促急棹公麾兵躍入焚陷
賊船二十餘艘時 國祚西狩捷聞於屢敗之餘朝
野色喜遂階嘉善二十九日夜公夢見白叟蹵公告
以賊逼公驚起整兵與元均領戰艦伺敵于露梁則
賊果至交鋒未旣燒破一船追到泗川則遙見一陣
蛇盤于山又十有二船緣渚而泊公曰早潮巳退鉅
艦難進於淺港佯北誘之擊於大洋則可以勦之遂

鳴螺返船賊果踵至乃以龜船先之以諸艦壓之船之覆者賊之漂者滿海餘賊臨岸呌呶而已方戰公亦中丸貫臂徹背公猶手弓矢督之事既用刃挑出一軍驚歎六月初一日至唐浦賊船二十餘艘泊於岸樓船介於中酋據其上公令諸將當之順天府使權俊以片箭顛其酋遂全船獲之得金扇右書曰羽柴筑前守左書曰龜井劉矩守陞中曰六月初八日秀吉書戰罷必慙又報賊急公令諸軍曳所捕賊將樓船出洋中近賊見而火之賊咋而遁是夜軍有虛驚公牢卧不動良久乃定初四日全羅右水使李億

旗帶二十五艦引諸將來會軍勢遂振初五日至固
城唐項浦公遣哨船偵之纔出海報變卽連艫而進
則賊船布陣於召所江有一樓艦垂黑帳樹青蓋公
知賊首峙岸佯敗左次樓船兀出諸軍挾攻陷之酋
亦落於一箭遂焚船一百餘艘斬賊二百十餘級溺
者傷者中箭而仆者無筭事聞階資憲初七日朝至
永登浦賊在栗浦望見我兵遁向南洋公令諸將攻
其尾金浣李夢龜鄭運等各獲一船得三十餘級十
四日搆啓書一封曰臣以萬艦百將之兵其日發行
直擣日本云不封投賊路以疑賊心七月初七日公

與元均李億祺等會兵露梁聞賊將犯湖南遂進兵
見乃梁則賊船七十餘艘下營淺港公曰此非耀武
之地出殘兵以餌之賊果追之至閑山海濶處乃回
兵向敵奮棹而趨鼓譟崩之炮箭雷馳兵焰烝空射
而殲之縱而斬之萬戟交輝腥血滿海七十三艘頃
刻淪沒餘賊陸走者僅四百餘時賊難舟師而有平
秀家者大言自當仍敗於此後有被擄人自賊中來
言倭陣相喧曰此敗死者九千餘人云矣初九日聞
餘賊依安骨浦公與元拘等領兵齊到則乃來援閑
山之賊也裹船以鐵掩以濕綿負固不敢出公督諸

將迭戰日暮霧暗賊乃潛遁只追破四十餘船是役馘者二百餘級軍聲大振進階正憲九月初一日公與元均李億祺丁傑等計曰釜山賊之喉也進而扼之賊必失其據遂進逼釜山則賊驚於屢敗守壁飛九鄭運死之遂破空船百艘而還時倭賊信窺湖南公遂移陣閑山以當其衝海交山脚内可藏船外不窺中而倭必道是而南侵故公乃軍焉後 天將張鴻儒登眺曰眞制敵之勝地也八月 朝廷以公爲三道水軍統制使元均以先進耻受制於公公雖優容猜疑自此始公以屢勝生驕戒諸將以軍餉不繼

爲已憂收魚塩勤屯農轉貨治餉若救飢渴不遑數
月大饑有裕募鍮民間廣鑄火器器械亦精癸巳癘
氣大熾死者相繼公定官收瘞設壇致祭或感異夢
一日公亦遘癘痛幾浹旬危坐裁事或請休養公曰
與賊對壘勝敗決於斯須爲將不之死則不可少懈
也乙未八月李相元翼以體察南下水軍各有狀
李相卷而次晉州與公商兵事因令公裁斷公斂於
剸決咸得其宜李相才其爲李相入察閑山陣將還
公曰軍情必謂相公有犒賞今無所惠則恐觖衆望
相公曰柰吾無備何公曰俺已辦之請以相公命餉

之相公大喜許之一軍盡歡時有言清正自日本再
廷當逆攻之　朝廷命公因機制之公知其詐守便
宜持難元均從中媒孽　朝廷諭以縱賊拿公來以
元均代公即籍軍餉九千九百餘石火藥四千斤銃
筒四百柄付均李相馳　啓以爲李某諸賊所憚臨
危不可易將　朝廷不之許一路民庶莫不號哭曰
萬民自此魚肉矣旣對獄　上釋之以白衣責功旣
出丁內憂成服即行七月十六日元均敗李億祺死
之元帥遣公入晋州收散兵　朝廷復以公爲統制
使公自晋州至寶城將士稍集得精兵百餘到會寧

浦則慶尚水使裵楔只有戰船八艘又得鹿島船一
艘公問楔以計楔以爲宜舍舟登陸助戰自效而
朝廷亦令合兵於陸戰公　啓曰壬辰後賊不敢南
刼者實以舟師沮其勢也今若撤舟師則賊必由湖
達漢只憑一颿風此臣所懼也今臣戰船亦有十二
臣若不死則賊亦不敢侮我矣二十四日至於蘭浦
有賊八船欲襲之公揮旗而進賊乃退遁九月初七
日賊船十三乘夜將侵公應聲整船以炮出兵賊知
不可動因退十六日賊船三百餘艘由鳴梁直趨我
陣颿檣蕩海而我國舟師只十艘衆寡不敵諸將莫

不惜皆欲退全公獨有必死心下碇洋中而揮諸將
禦之賊瞯大將所在以百三十餘艘圍之數重分兵
交戰有泰山壓卵之勢而公援抱獨立大呼厲氣人
莫不致死諸將少退者先磔以徇僉使金應諴突於
前巨濟縣令安衛援於後公厲聲曰安衛安衛汝以
退爲生地耶抑將伏軍律耶安衛遂直撞其鋒三船
之賊蟻附幾陷衛亦殊死戰故賊船因沒賊氣少挫
公督戰益嚴諸將迭進賊船三十餘艘糜碎賊不敢
支解圍而遁有衣錦之賊漂海降倭俊沙指之曰此
乃安骨浦倭將馬多時也公令鉤致斬之先是公受

命蕩殘之餘軍無見糧秋服無備公見避亂船雲合
令曰今大賊扼海萬無偷生地汝等從吾言則生否
則危矣皆曰唯將軍命公曰將士飢寒已極難以戡
敵汝等捐餘衣出餘餱分救我軍則此賊可討汝命
可活矣衆皆從之遂得衣饟以賙將士及將戰也遂
使避亂船列碇遠海以爲後援疑兵賊謂兵勢更張
不敢再犯捷聞也 上大喜示楊經理經理咨曰近
無如斯之捷吾欲掛紅遠未果焉送紅段銀子若干
以褒之 上教揚其績議陞崇政言者以爲公爵位
已崇事旣無可酬遂止官諸將戊戌三月十七日移

鎭康津古今島南民倚公來集者萬有餘家軍勢甚壯時天兵大至劉綎將苗兵萬五千陣順天之東都督陳璘提水兵五千來合公陣而倭酋平行長據順天之倭橋距百里而軍天兵頗剽民公命撤廬舍示以移陣意都督怪詢之公對以民不得聊生都督大驚令公便宜行令公見侵掠者遂繩以軍法天兵不敢縱十八日聞賊犯鹿島公與都督進船于金堂島則只有三賊船見我師先遁公令鹿島萬戶宋汝悰八船伺于折爾島都督亦留三十餘船公與都督乃還觴于運籌堂俄而宋汝悰來獻大船及馘六十九

級天兵千總以來戰告都督大怒將斬之公解之曰
老爺以 天朝大將來討小邦之讐陣中之捷卽老
爺之績我當以首功歸之老爺出師未久奏膚 天
庭不亦善乎都督大喜益重公公具由啓聞 上以
爲光于天將嘉諭之都督慣見公號令節制有古名
將風言必以李爺而不名臨敵則來會公船指揮讓
於公九月與都督進兵左水營聞獐島峙賊糧遣兵
多取焚其未盡輸者二十一日公遣海南縣監柳珩
進嘗賊陣只斬八賊以潮退還十月初二日約與劉
提督水陸齊擧舟師進戰劉提督後不進僉使黃世

得死之初三日方酣戰公見潮退姑令都督回船都督不覺沙船十九果滯淺灣賊艘之重公出七船捄繕兵以援戒曰賊見掛舟必欲乘機并取汝等力戰自保而已七船依令全歸沙船皆没時倭酋秀吉已殪日本爭立未定故賊將急於撤歸平行長患舟師牢海心請與和信使弊交道都督欲許之公曰此賊於小邦既有不可同天之讐于 天朝亦有必誅之罪都督反欲以貽圖和都督慙諭遣倭使後賊又遣亞將于公欲貽鏡劒公曰自壬辰鋤賊獲鏡劒與山齊安用受敵人贈遺爲賊將無辭後賊以劒乘要都

督都督謂公曰我欲姑舍行長先討南海之賊公曰南海賊皆被擄而脅從者非真賊也 皇上所以命討賊者欲救小邦人命不刷還圖反欲夷之何都督雖怒不果十七日昏行長舉火與南海賊應十八日南海賊艤巖木浦昆陽泗川賊艤露梁舳艫蔽海其鋒銳甚公與都督密謀夜攻二更自猫島發四更到露梁銜枚卧鼓潛師進賊未及有備矣公焚香祝之曰此讐若除死且無憾俄有大星隕海見者異之兩軍合勢揚櫓直衝觸兵者碎應弦𢧐倒達夜交戰賊救死不暇奮死心圍都督益急公麾諸將解之躬冒

矢石督戰徹朝黎明公中丸逝臨絶戒勿言喪仍令兄子莞等麾督不少弛諸將益用命賊遂大敗南走戰罷都督聞公喪顛躃大慟曰國事無可與有爲以數百金賻之 上遣官致吊贈右議政錄功爲宣武功臣一等公娶郡守方震女生三男一女薈縣監䓲司果葂不幸死女嫁洪棐庶男薰藎孫男一人之白葂有武勇才丁酉在牙山猝遇亂賊死之後公在古今島夢見葂來號曰殺我賊擒矣其報之公覺問軍中則果有新捕賊令問作賊顛末果是殺葂者遂命斫之公嚴重有威風愛人下士恩信著明識量淵懿

不色喜怒嘗曰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以忠不用則耕
野足矣若媚要人竊浮榮吾耻也嘗因試射有冢卿
見公矢房而欲之公曰是何靳但取之獻之人謂斯
何緣一微物以來汚名則於義奚若冢卿器之守井
邑也都事曹大中有書公亦有答後大中罹逆禍公
札在文書搜檢中金吾郎與公相識欲爲公去之公
曰昔與都事只相問寒暄而已已在搜中私相拔去
恐有不安於心者其不動禍福如此在乾原時戍北
武弁聞喪欲行患無乘公曰吾雖素昧匍匐之救何
間相知爲遂與所乘騎爲守令撫育亡兄遺孤或以

濫率非之公泫然曰吾寧得罪國法不忍舍此無依
聞者知仁及爲大將刑賞必信不以親疎上下之羣
下畏服每約於諸將曰斬一馘可射累賊不上首功
惟督射捷累收功者以故也及聞 大駕西狩公别
貯王粒五百餘斛曰 主上若渡遼則吾當引龍驤
浮于海以迎 大輿天若助命則可期恢復雖或不
幸同死國境可也其在重鎭色無所近寢不解帶鷄
戒即興或與人運籌或稽古事而自奉甚薄淡如也
戰勝之賞必散諸部曲十一年掌重兵不以秋毫屑
家事子女嫁娶雖過時不恤也其恩暨亡兄孫寡則

優已出遠甚嘗與元均有間流言放紛公戒子弟曰若有問者只對曰罪可貸也子弟嘗見公刑人曰此人之罪不可弛公徐曰刑罰自有律不可以人言低仰况于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不可以重刑替言也在海鎭有詩曰水國秋光暮驚寒鴈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觀者賞其忠云

余奉使南徼駕戰艦由見乃梁入巨濟望閑山公之英風豪魄若覩彷彿者吁天之産此毒蠻也若不限大海而僻其土則想必累血于東方而壬辰之猾若非李公率大艑而鏖之東民將混爲斑衣

創智龜船摧堅夷衆若拉朽然此天之愛民必生此人而濟其難者耶若使賊肆大鋭而觸之火而攻之則將何以制之惜乎公之所以運籌者必有在矣九原不可作嗚呼悲矣

諡狀

大提學李 植撰

公諱舜臣字汝諧李氏本德水縣人自高麗典法判書劭始顯歷三世至本朝有領府事弘文館大提學邊以文學進 贈謚貞靖生通禮院奉禮諱孝祖奉禮生兵曹參議諱琚仕 成廟燕山兩朝爲臺官彈劾嚴正有虎掌令之號生諱百祿平市署奉事 贈

戶曹參判參判生諱貞秉節校尉　贈純忠積德秉
義補祚功臣議政府左議政德淵府院君配　贈貞
敬夫人草溪卞氏嘉靖乙巳三月初八日生公于漢
城乾川洞里第方娠夫人夢參判公告曰生男必貴
宜名舜臣遂以名之兒時英爽不羈與羣兒戲常作
戰陣狀羣兒推爲元帥閭里有不快意輒陵挫之里
人畏之及長折節恭謹讀書通大義然不屑佔畢業
遂從武擧騎射絶倫雖遊於武人高簡靜默口無褻
言儕流咸憚出其下萬曆丙子中第當試武經講說
張良辟穀導引事與先儒所論合考官大異之旣出

身絕意進取不事干謁權知訓鍊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孼女欲與公爲妾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宜託跡權門立謝媒人李文成公珥爲吏判聞公之爲人且欲叙同宗因人求見公不肯曰同宗則可相見在銓地則不可見調童仇非權管秩滿還任訓鍊院爲忠清兵使軍官棲屑卑厄未嘗屈意徇人主將有非違輒盡言規正清約律已一芥無所私轉鉢浦萬戶水使成鏄欲伐館舍桐木爲琴材公拒之不許水使大怒而不敢取俄而見忤敬差官被劾罷歸叙爲乾原堡權管有賊胡亐乙只乃久爲邊患公到任郎

設奇誘致生縛以獻兵使嫌其事不由己反以擅兵
請罪 朝廷内嘉其功而賞不行例陞叅軍丁德潤
公憂服闋陞司僕寺主簿選授造山萬户時方伯建
議設鹿屯島屯田付公兼管公以地遠兵少爲憂屢
請添戍兵使李鎰不許及秋熟虜果擧兵搗寨公挺
身拒戰射仆其酋虜卽捲退公追擊奪還被擄屯卒
六十餘人兵使欲殺公自解陳刑具將斬之軍官等
環視泣訣勸飮酒壓怖公正色曰死生命也飮醉何
爲卽就庭抗辨不肯署狀兵使意沮止囚而聞 宣
廟察其無罪 命從軍自效俄以擊反胡獻級蒙

肯全羅巡察使李洸辟爲軍官曰以君之才何抱屈至此奏爲不道助防將還爲武臣兼宣傳官己丑春拜井邑縣監甚有治聲郡事曹大中辭連鄭汝立逆獄被追詰理金吾郎搜取文書見公有答問書簽語公欲去之公曰吾書無他語且已在搜中不可不上竟無所坐大中之柩過邑前公具奠哭送人有詰者公曰曹公不服而死其罪不可知纔經本道使客未可恝視也鄭相彥信亦繫獄公適隨牒至京以其爲舊帥也詣獄門候問聞者義之備局選武臣可合不次擢用者公預焉蓋柳文忠公成龍與公同閈雅知

公之賢力薦于 朝也庚寅陞高沙里僉使臺諫論其亟遷尋進階堂上除滿浦僉使又論其驟陞改正仍任辛卯遷珍島郡守旋除加里浦僉使皆未赴任擢拜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是時倭釁已啓而朝野晏然公獨深憂之日修備禦鑄鐵鎖橫截鎭口海港創作龜船其制如伏龜上覆以板釘以錐刀使敵人不得登蹋藏兵其底八面放銃以此爲先鋒燒撞賊船常以取勝壬辰四月倭寇大至先陷釜山東萊由嶺南向京師公欲移兵擊之麾下皆以離鎭赴他道爲難唯軍官宋希立萬戶鄭運議與公合公曰今日

之事唯當擊賊而死敢言不可者斬遂會諸鎭堡兵
于前洋戒期將發會慶尚右水使元均盡喪舟師遣
人請援公卽引兵往赴玉浦萬戶李雲龍永登萬戶
禹致績爲之導至玉浦先破倭船三十艘至固城聞
賊入京 大駕西幸公西向痛哭引兵還營均等復
請兵進至露梁破倭船十三艘追至泗川公左肩中
丸猶不釋弓終日督戰戰罷軍中始知之莫不聳動
六月初遇賊于唐浦有賊大酋駕層樓畫船金冠錦
袍器仗甚鮮公一鼓薄戰以筒箭射殪其酋餘賊盡
殲日午賊船又大至公以所獲樓船置前去賊一里

餘焚之船中火藥暴發響焔騰震賊又敗退已而全
羅右水使李億祺悉舟師來會合戰於固城前浦賊
酋駕三層樓船擁青盖對戰即射殺之破三十餘船
餘賊登岸而走自是屢戰皆捷賊斂兵遠遁遂與億
祺還營賊復自梁山向湖南公復進兵固城見乃梁
遇賊船蔽海而至佯退誘賊至閑山島前洋還兵大
戰炮烟漲天盡破七十餘艘賊大酋平秀家脫身以
走將卒死者幾萬人倭中震動賊又自安骨浦來援
秀家軍船械加嚴備公逆擊之燒破四十餘艘進擊
釜山屯賊欲覆其根本賊登高結寨以自固遂燒空

船百餘艘而還時倭兵彌滿諸路官兵義兵連敗莫敢枝梧獨公連奏大捷 上嘉之三加階至正憲下教書褒美公以本營地勢偏左請移鎭閑山島控制兩道島在巨濟縣南乃兩湖水路咽喉也 朝廷遂置水軍統制使公以本職兼領之統營之設始此初元均以單舸控于公聯名奏捷而 朝廷察公功大陞至統制均耻出其下始貳於公公每優容之而均粗暴肆忿不遵節制公恐誤大事引咎乞遞 朝廷不得已而移均忠淸兵使均積憾不釋締交朝貴搆誣公百端倭將平行長曾以馬島事我國至是先驅

入寇態見我人詐請通欵 朝廷欲脫出被俘 王
子使慶尙兵使金應瑞往復議事平秀吉因此行間
使行長麾下要時羅密報曰和事不成全由清正主
戰今方再來若令舟師邀擊洋中止殺此人則兵自
罷矣仍指言清正船旗牌彩色 朝廷大惑之促公
進擊如行長言公以其言詐譎不可測守便宜持難
者數日要時羅又來言清正已過海泊岸舟師何爲
失此機會於是臺諫交章劾公以逗遛之罪體察使
李元翼明其不然柳相嫌不敢救蓋是時朝論已歧
矣 上遣侍臣廉問侍臣亦黨於均反實以聞丁酉

二月公被追就拷將置重典鄭相琢白于上言舜臣名將宜赦罪責效　上亦念其功勞特原之命從軍自效時母夫人卒于牙山公便道奔哭成服仰行歎曰吾一心忠孝到此俱喪矣軍民遮擁號泣遠近嗟惜元均代爲統制盡反公軍政公在鎭作運籌堂與將士會議其中卒徒皆得自通均以貯其妓妾圍以籬障酣飮不省事捶楚殘虐一軍離心皆曰賊至唯有走耳要時羅又來言大軍方渡海可遮擊也朝廷又諭均促戰均旣反公所爲不敢言其難是年七月悉衆前進倭船左右誘引使之自困乘夜掩襲

軍潰均走死百餘艘士卒皆沒而閑山遂陷公所儲
置資糧兵械爲數年之資者俱燼公之得罪均之敗
亡皆倭諜使之也盖賊先據釜萊地方與對馬島形
勢相應一帆直渡我兵雖進避而不戰迺泊於左海
與西海水路控扼之勢差異我軍之不得遮截以此
而 朝廷但見舟師屢捷責以必戰均亦知其必敗
而卒取敗皆遙制之失也閑山旣敗賊由西海下陸
進陷南原兩湖已不可守矣都元帥在晉州遣公收
拾餘兵俄復爲統制使公以十數騎馳入順天府境
得兵船十餘艘稍收亡卒數百敗賊兵于於蘭島

朝廷以公兵弱使登陸進退公奏曰臣一登陸則賊
船由西海直上京師危矣 上從之時湖南避亂士
民百餘艘散泊諸島恃公爲蔽公與之約束團聚列
于軍後與爲聲勢獨以十餘艘前迎賊于珍島碧波
亭下賊船數百來襲勢若山壓公不爲動一字整陣
炮矢四發賊兵披靡巨濟縣令安衛引船欲退公立
船頭促遣小艓命取安衛頭來衛遂進船殊死戰賊
大敗擒斬其名將馬多時軍聲復振捷聞 上欲陞
階崇品言者以公爵秩已高止賞諸將以下楊經理
在京亦送銀段慰賞時陸路被兵糧運不繼軍中患

之公一夜檄告避亂諸船諸船旣倚公爲重爭自助
輸並致衣服士卒賴以飽暖公雖起復從戎猶素食
日數溢米籌畫調度夜不就寢形容顦顇 上特遣
使諭旨從權仍給滋味公涕泣勉受戊戌春移鎭康
津古今島募民屯耕南民繦屬歸之遂爲大鎭是秋
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東來陳悍驁 上憂公失歡
密諭以善待公盛具威儀迎于遠島至則大設宴犒
漢人皆喜然猶搶奪閭店我人騷然公忽令軍士毁
撤屋盖撤衣囊下船陳驚怪使人問之公曰天兵之
來如仰父母今見暴掠士卒不堪各自逭避我爲大

將不能獨留將移他島故也陳大慙懼卽詣公摧謝
挽留甚誠公曰大人若聽某言某卽留耳陳曰當一
從公言不敢違公曰天兵以陪隷視我人卽無忌憚
大人幸許某便宜禁斷則兩軍相保無事矣陳許諾
其後漢人犯禁公輒縄治之島中妥帖鹿島萬戶宋
汝悰與漢船俱進擊賊獲船六隻首級七十漢人無
所得陳方與公接宴聞之慙怒公曰大人來統我軍
我軍之捷卽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請盡納所獲願大
人悉以奏聞陳大喜曰素聞公東國名將今果然矣
宋汝悰失望自訴公笑曰賊首乃腐歯也與漢人何

惜汝功自有吾狀奏汝悰亦服自是陳察公治軍制勝節節欽服借我板屋大船自駕軍務大小動必咨訪每言公非小國人物若入仕中朝當爲天下上將何自困於此上書　宣廟言李某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語雖不中蓋心服也陸軍提督劉綎以苗兵來與陳相約夾攻行長舟師進戰港口勝負未決劉師違約不應蓋行長已聞關伯秀吉死亟謀撤退而畏我舟師阻前啖劉以利故緩其攻又潛欵于陳求假道甚切陳亦中其賄欲許之公用木片密書授示諷刺其非陳赧然而止行長知之又遣使于

公遺以銃劒公峻辭却之倭壘方絶糧賴與漢人往
來頗買漢糧遂閉營不出陳璘失利欲舍行長往擊
南海賊促公先發公力爭不從行長又困請援于泗
川屯賊舉火相應泗川賊卽薩摩洲軍也强勇無敵
持重不戰必於兵勢最重處用之見行長急悉衆而
至是夕大星隕海中軍中怪之公與漢船迎戰于露
梁自夜至朝數十合賊兵敗却公忽中飛丸而卒公
之姪莞有膽勇卽抱尸入房匿不發哭舉旗督戰如
故舟中皆不知都督爲倭船所圍我軍救之日午賊
大敗走歸行長以其間出舟外洋遁去陳璘遣人勞公

舟中已發喪矣都督聞之自仆于椅下擊地大痛兩
陣皆哭聲殷海中　上遣官吊祭特　贈議政府右
議政柩返牙山一路士民號泣設祭千里不絶明年
葬于先壠之次部曲請于朝立祠水營　命賜額忠
愍巨濟兵民亦建祠以時禱祀湖南人立碑于東嶺
以寓悲慕甲辰冬始修壬辰以來戰功以公爲第一
加　贈左議政賜効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錄
券封德豐府院君遣官告祭錫土田奴婢哀榮之典
備矣公娶尚州方氏封貞敬夫人有三子長薈縣監
次䓲正郎次葂有大勇好兵公每稱其類已丁酉秋

隨母在牙山遇賊鬪死一女適士人洪棐庶出男二
人曰薰曰藎皆中武科不得官公居家有篤行二兄
先殁公傷悼甚撫育孫姪婚嫁贈遺先於己子其操
守貞介屹然壁立雖文學之士繩墨自律者有不能
及訓院之仕武職最下而公處之怡然惟直己而行
柳相琠見公有好㨾箭筒求之公謝曰此一筒甚微
而小人之納大監之受害義大矣柳相愧屈兵曹正
郎徐益氣豪好勝儕輩皆憚之常欲越遷訓鍊院条
下官公據法争之益不能難當下獄議律有吝吏告
云有行賄蹊逕可以緩死公怒叱曰死則死耳何可

苟免由其自守不阿如是故半世落拓世莫能知及
遭亂著庸誠㤗　上下而猶不容於世議中陷刑獄
亦以此也然公之發謀制事舉無遺策奮勇決機前
無堅敵者豈非平日所養者爲之本乎其治軍簡而
有法不妄殺一人而三軍壹志莫敢違令雖負氣倔
强者望風自屈其臨戰意思從容常有餘地見可而
進持難而退必三吹打耀兵而旋故身死之日紀律
節度猶自若卒以取勝其在陣遠斥候嚴警衛賊來
必先知之士卒服其神明每夜休士必自理箭羽常
以空拳與射士必待賊船逼前然後散箭與之又自

操弓彎射將士扈公復劄於九扶挽諫止曰何不爲
國自愛公指天曰我命在彼豈可令汝輩獨當賊乎
其以死勤事素定者如此嗚呼 國朝將臣在平世
遇小敵樹勳立名者多矣若公則當積衰諱兵之後
遇天下莫强之寇大小數十戰皆以全取勝蔽遮西
海使賊不得水陸並進以爲中興根本則一時勳臣
宜莫尚焉至其立身之節死亂之忠行師用兵之妙
綜務辨事之智已試而可見者雖古之名將賢帥代
不出一二者無以過也公之事績朝野多記載其在
軍民追慕思詠者不可殫擧令姑掇其大略爲此狀

敬告于太常以備易名之考焉

神道碑銘　　　　　　　領議政金　堉撰

國家得太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飛丸荷劒之寇猝犯東南三京失守七路塗炭時則有若元帥權公虎視甸服而大得雋統制李公龍驤海上而奏膚公微二公則　皇朝水陸之兵何恃而得力　宗社無疆之曆何賴而再造乎然而元帥之墓旣有豐碑之樹而統制之隧尚無紀績之文玆豈非薦紳諸先生之有餘憾者乎今者公之宅相洪君持李判書植狀公之行者示余而請銘余今老矣年垂八十筆硯已疎公

之氣槩勲業固不敢形容其萬一而精忠大節景仰
心服則自髫年矣又何敢游辭飾讓不盡其所欲樂
道者乎玆敢不辭而叙次之公德水李姓諱舜臣字
汝諧　世宗朝大提學貞靖公邉之五代孫也以嘉
靖乙巳生兒時已英偉異凡與羣兒戲爲布陣狀見
推爲元帥人甚異之旣長射藝絶倫中萬曆丙子科
講武經黃石公書考官問張良從赤松子遊則果不
死乎公曰漢惠帝六年留侯張良卒此綱目之筆也
安有從仙不死之理考官相顧歎曰此豈武人所能
及哉西厓柳相公與公少相善每稱才可將栗谷李

先生長銓時因西厓求見公不肯曰同宗可相見在
銓地則不可爲訓鍊奉事時兵判金貴榮有庶產箕
帚兒欲招公爲壻公曰吾初出仕路豈可托迹權門
立謝媒嫗公爲邊將或爲軍官一介無所私主將有
非輒盡言規正雖見忤不恤也嘗權管乾原堡賊胡
欝只乃久爲邊患公縛以來兵使金禹瑞忌其功
啓以擅兵賞不行公在堡奔父喪而服闋卽主司僕
簿才半月拜造山萬戶巡察使鄭彦信護屯田于鹿
屯島使公兼管公以屯軍少屢請添戍兵使李鎰不
許秋虜衆大入公力戰拒之射殪其酋追擊之奪所

擄屯軍六十餘人還兵使欲殺公自解將斬之營下軍官宣居怡執手流涕勸酒壓驚公正色曰死生命也何以酒爲入庭抗辨不少屈兵使意沮囚而啓聞上察其無罪命戴罪自效俄以獻級蒙 宥己丑以宣傳官除井邑縣監庚寅西厓力薦于朝陞高沙里僉使尋進階爲滿浦僉使臺官以驟陞攺正辛卯除珍島郡守加里浦僉使皆未赴擢全羅左水使是時倭釁已啓公深憂之日修備禦之具刱作龜船覆以板加釘藏兵列砲終得其力壬辰倭陷釜山東萊長驅而進公欲移兵擊之麾下皆以離鎭爲難公曰今日

之事唯當擊賊而死合諸堡兵將發會慶尙右水使
元均遣人請援公引兵赴玉浦以萬戶李雲龍禹致
績等爲先鋒先破倭船三十至固城聞京都已陷
大駕去邠西向痛哭引兵還營均復請兵公還赴露
梁破十三艘追至泗川九中于肩猶不釋弓終日督
戰人莫知之六月又戰于唐浦賊駕層樓畫船而來
以片箭殪金冠錦袍之酋盡殲餘賊日午賊船又大
至公以所獲倭船置前行去賊里許而焚之火藥暴
發焰騰響震賊大敗而走全羅右水使李億祺亦來
會合戰於固城又射層樓大酋殺之破三十餘艘賊

登岸而走遂與億祺還營賊又向湖南公又進兵固城賊船蔽海而至佯退誘賊至閑山島破七十餘艘賊酋平秀家脫身走死者幾萬人倭兵震恐公在陣晝夜戒嚴未嘗解甲而卧一夜月色甚明公忽起飲一杯悉召諸將曰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來不可不儆備遂吹角令諸船皆擧碇俄而候船告賊來落月掛西賊船從陰黑中來者不可勝數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船皆應賊知有備遂不敢犯而退諸將以爲神公進擊釜山欲覆其根賊結寨登高遂焼空船百餘而還公連奏捷音　上嘉之加階至

正憲下書褒美公請移鎮閑山控制兩道　朝廷許
之遂置水軍統制使使公兼領統營之設始此公别
儲精米五百石而封之或問何用公曰　主上越在
龍灣若至渡遼則以龍舟浮海迎　駕仍圖恢復吾
之職也此可以備玉食之供其識慮之遠大皆此類
也元均性本猜暴又自以先輩耻居公下不遵節制
公絕口不言長短自咎乞遞　朝廷以均爲忠清兵
使均締結朝貴搆誣百端時賊將行長清正詐爲相
圖之狀使要時羅爲間令先擊清正　朝廷信之促
公進兵公知其詐守便宜持難言者劾以逗遛丁酉

二月下公吏體相李公元翼馳 啓賊之所憚者舟師也李不可遆元不可遣 朝廷不從李祖歎曰國事無復可爲 上命議于大臣判府事鄭琢曰軍機不可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責後效 命白衣從軍時毋夫人卒于牙山公號哭曰竭忠於國而罪已至欲孝於親而親則亡人聞而悲之公在鎭置運籌堂與諸將論事其中均代公一反公所爲貯妾其堂而蘺隔之諸將罕見其面專事凶虐大失軍情要時羅來言清正後軍方來可遮擊也 朝廷又促戰七月均悉衆而出賊乘夜掩襲均軍潰走死艅艎百艘盡

沒於閑山賊由湖海下陸進陷南原　朝廷遂起復
公爲統制公以十數騎馳入順天得餘船十餘稍收
亡卒數百敗賊于於蘭島時　朝廷以舟師單弱
命公陸戰公曰賊不敢直突兩湖者以舟師之扼其
路也戰船雖寡微臣不死則賊必不敢侮我矣湖南
避亂船散泊諸島者百餘公與之約束列于軍後以
爲聲援以公十艘最著前迎敵于碧波亭賊船數百
來襲公不爲動整陣以待賊至近砲射齊發軍皆殊
死戰賊大敗而走斬其名將馬多時軍聲復振捷
聞　上欲賞階崇品言者沮之以祿位之高時經理

楊公鎬在京移咨致賀曰近來無此捷吾欲掛紅而遠未能焉爲送白金紅段使褒之掛紅者華人相賀以幣之禮也戊戌春移鎮古今島公雖起復從戎日食數溢米形容頓瘁 上特遣使諭旨從權是秋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來頗侵擾居民公令軍中撤其廬舍都督顚倒來問公曰軍民聞 天將之來如仰父母今專事暴掠人思逃避我何得獨在陳執公手而止之公曰天兵謂我爲陪臣必無忌也倘令便宜呵禁庶可以保陳許之自是島中帖然褊將宋汝悰與漢船同擊賊斬七十級漢人無所得陳慙怒公解

之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捷卽天兵之捷何敢私
焉謹盡納所獲陳大喜曰素聞公名今果然矣汝悰
失望自訴公笑曰腐齒何惜汝功吾當狀奏汝悰亦
服陳見公治兵設策歎服曰公非小國人若入中朝
當爲天下大將進書於　上曰李統制有經天緯地
之才補天浴日之功盖心服也遂奏聞于　帝帝甚
嘉之賜公都督印至今藏于營九月劉提督綎率苗
兵萬五千陣曳橋之北十月約與水軍夾擊公與都
督進戰僉使黃世得中丸而死世得公之妻從兄也
諸將入吊公曰世得死於王事其死也榮行長賄都

督請退陣都督欲使公退公曰大將不可言和讐賊不可縱遣都督赧然行長遣人言曰朝鮮當與上國兵異陣而今同一處何也公曰陣於我地只任我意非賊之所知也行長與昆陽泗川之賊舉火相應公嚴兵以待南海之賊來泊於露梁者無數公與都督二更同發祝曰此讐若除死亦無憾忽有大星隕於海中見者驚異四更遇賊大戰至朝(即十一月十九日也)大破之焚二百餘艘追至南海界親犯矢石而督戰有飛丸中公左右扶入帳中公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終年五十四公之兄子莞依公言立船上麾旗

督戰如公賊圍都督船甚急諸將望見將船麾旗爭
赴以救日午賊大敗遁出外洋都督移船相近曰統
制速來莞哭對曰叔父休矣都督躍起而仆於船者
三曰旣死之後乃能救我拊膺大慟兩陣皆哭聲震
海中返柩牙山一路士民號泣設祭千里不絶 上
卽遣官吊祭 贈右議政甲辰策勳第一 賜效忠
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之號進左議政封德豐府
院君謚忠武立祠營邉 賜額忠愍湖南人立碑于
東嶺以寓悲慕已亥二月葬于牙山之氷項先兆也
公膽量過人志操堅確持身如學者之繩墨自律孝

友出於天性居家行誼甚篤其二兄皆先亡撫養遺
孫若已出日用之物婚嫁之禮必先姪而後子雖或
非罪而在縲絏之中不以死生動其心其所養有本
故出謀發慮舉無遺策料敵如神卒以取勝全湖西
南數千里封疆爲 國家中興之根基蔽遮江淮沮
遏其勢與巡遠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武侯同同
死國享而大捷功收惟公一人倘所謂異乎三子者
是耶非耶功蓋一國名聞四海嗚呼偉矣哉公嘗有
詩曰誓海魚龍動盟山草木知誦之者莫不垂淚而
激烈也考諱貞 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德淵
府院君祖諱百祿宣敎郞平市署奉事 贈嘉善大
夫戶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曾祖諱琚通政大夫
兵曹叅議母 贈貞敬夫人草溪卞氏公娶會城郡
守方震之女生三男一女長縣監薈次正郞花李葂
公最愛其類已壬辰將母避賊于海曲迎擊獨戰而
死年十七女適士人洪棐蒼有二男一女長叅奉之
白次之晳女適尹獻徵花無子以之晳爲後洪有四
男一女長宇泰次縣監宇紀請銘此其夫也次宇逈
次振夏女適尹守慶之白纔得一命而又無子以之

晳之長子光胤爲後之晳再娶生六男一女而皆幼
公之後嗣又何其不蕃耶其必有大於後者歟銘曰
昔歲龍蛇海動鯨波射天之羿謂北可超舟泛如搞
氣凌遼薊三都旣躪七省皆燼孰有投袂公乃奮起
嚼而齒碎以死自誓溫嶠灑泣士雅擊楫職是統制
敵閒諜猜他將已來何罪而遠 聖主垂恩賢相進
言敗而後繼旋旗變色紀律嚴肅軍心益銳碧波一
捷威聲震疊堅敵忽脆逋寇𠢐勦却望東洋已生歸
計敵不可縱戰士倍勇恢復之勢凱歌將獻芒星赤
隕公朝上帝揚儀整軍仲達已奔萬人一溺悲慟蓬

瀛淚溢滄溟名流百世丹旐低仰士民如喪千里設
祭功高位極像留麟閣我公非逝隱卒崇終祁連象
封終始其惠忠愍有祠 恩額淋漓春秋牲幣平生
景慕已隔泉路眼淚何霽荒詞雖耄無愧有道羊豕
可繫

陰記

縣監正郎俱 贈承政院左承旨盖以錄原從勳
也之晳後官 社稷令有六男一女長光胤旣繼
宗孫叅奉公後官叅奉次光憲光震水使光輔虞
候光宇光冑女生員洪叙夏庶子光世叅奉有六

男一女長弘毅都事弘著營將弘緒弘健弘猷繼
光憲後弘茂女金震[扌+肅]水使二庶子弘掬弘梓虞
侯二男弘規弘矩一女朴聖瑞光宇一女金漢鼎
光胄二男弘澤弘協都事二男萬祥彥祥營將一
男鳳祥一女洪元益弘緒二男雲祥斗祥弘建三
男弘猷二男弘茂三男并幼
此碑刻後訖工在庚子歲而力綿未果立迄今
三十有四載光震得節度本道水軍始克樹諸
墓道諸姓孫之末及與錄於前刻者謹追叙如
右外裔稍遠者繁不復載　崇禎紀元後癸酉

四月日立

忠愍祠記

領議政李恒福撰

上之三十四年正月　命臣恒福視師南服　召至
便殿　教曰故統制使臣李舜臣乃心　王室卒死
王事予惟寵愍之迄未有廟是以命汝以昭厥績維
時臣恒福承　命感懼乘傳至海上與諸將謀所以
表忠紀德永示無已者則咸曰諾於是統制使臣李
時言實掌其事忠清水軍節度使臣吳應台全羅右
道水軍節度使臣金應秋相與賛成之木浦萬戶臣
田希光金甲島萬戶臣宋希立鉢浦萬戶臣蘇季男

加里浦僉使臣卞弘達奔走會事後數月全羅道兵
馬節度使臣安衛使以幣若干來助工凡公之平日
羣校將吏士咸盡情力懽呼趨事羣能盡巧萬斧齊
作廼以是年某月工告斷手臣恒福遂以訖事告成
于 朝仍請廟額以榮其事仍以公之世系履歷事
始終而叙之曰謹按故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右議政行正憲大夫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兼
三道統制使李公諱舜臣其先德水人也事高麗歷
職閤門祗候文林郞賜紫金魚袋知三司事諱劭五
世而至貞靖公諱邊官至領中樞府事孫諱琚兵曹

叅議生諱百祿平市奉事生諱貞是實生公九世簪
纓聯代有人至公始大著母曰草溪卞氏將仕郎守
琳之女也公以乙巳三月初八日生卜云行年五十
杖鉞北方及長業儒尤長於書字弱冠盡棄其學專
學武事丙子中武科爲鉢浦萬戶罷官家居甲申丁
外憂丙戌服闋以司僕寺主簿爲造山萬戶丁亥
朝廷設屯田于鹿屯島以公掌其事公以地絕兵少
累請添兵其年八月賊襲圍田寨有賊數人衣紅氈
最著在前公連射殺退開寨追擊奪還被擄男婦六
十餘口方戰公中流矢潛自拔之顏色不動一軍無

有知者時主將拿公至營門將入就勘友人宣居怡
懼不免執手流涕勸酒壓驚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飲
酒何爲及對勘公不服曰我以兵少累報請益事聞
上曰某非敗軍之類可白衣從軍其年冬從時錢之
後立功放還己丑爲井邑縣監辛卯以珍島郡守旋
陞加里浦僉使擢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越明年
壬辰夏日本關伯平秀吉傾國入寇連陷釜山東萊
等城分道西上聲言直犯中原公會諸將計事鹿島
萬戶鄭運及公軍官宋希立奮願以死自效辭語慷
慨公大悅以五月初四日領水軍下海慶尚右水使

元均馳書與公約會于閑山島時公有戰船八十餘
艘與均至玉浦前洋有賊船三十餘艘四面圍帳竪
紅白旗碇住洋中分餘兵登岸燒閭舍烟焰遍山賊
見我師猝至一時登船促櫓出陣公遇於洋中督諸
軍焚賊船二十六艘約以明日决戰有人從西來者
傳言 主上西巡京城不守諸將各還本鎮時 上
在義州南路阻遏聲聞不通捷上 行在百官引領
相賀遂進秩爲嘉善大夫居無何公夢見白頭老翁
蹴公起曰賊來矣公蹶然驚起促領戰艦二十三艘
會元均于露梁則賊果來矣初一交戰焚破一船追

至泗川洋中遥見海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其下有賊船十二艘緣岸列泊時早潮已退港口水淺海舟不得進公曰我若佯退賊必乘船追我今以計引出洋中我以巨艦合擊蔑不勝矣遂鳴螺回船行未一里賊果乘船逐之公嘗在本營日以倭寇爲憂創智造船另出新制上設板盖形如伏龜至是公令龜船突進先嘗賊陣焚其船十二艘餘賊遠望頓足叫呼方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至背公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及戰罷公令人用刀尖挑出一軍始知公中丸莫不愕然進至唐浦又有賊船十二艘分泊江

岸中有一大船上設層樓外垂紅羅帳有賊酋一人
金冠錦衣指揮諸賊公令諸將促櫓直衝順天府使
權俊自下仰射正中其酋賊應絃而倒一軍稱慶日
暮回陣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擾亂不止公堅臥不
起良久使人搖鈴一軍乃定後六月四日進至唐項
前洋全羅右水使李億祺領戰船二十五艘來會先
是諸將常以孤軍深入爲憂至是見億祺來無不增
氣翌日諸軍出外洋諸賊陣於唐項前浦公先遣哨
船往探形勢哨船纔出海口卽放炮報變諸軍一時
促櫓首尾連亘魚貫而進至召所江賊船二十六艘

擺列港中中有一大船上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
前立青盖遥見帳内隱隱有侍立之狀知其爲頭酋
戰未數合公佯敗而退層閣大船見公敗退擧帆直
出諸軍挾擊乘銳崩之賊酋中箭而死焚船一百餘
艘斬賊二百一十餘級溺水死者甚衆事　聞進階
資憲大夫後七月六日公與元均李億祺等會于露
梁聞賊船七十餘艘移泊於見乃梁我師至中洋賊
見兵盛回船入港港中元有老營七十餘艘作綜列
陣港口淺狹且多隱嶼難以行船公少出兵以誘之
賊果悉衆追之公且戰且退引至閑山洋中回船却

逐揮旗鼓譟箭炮俱發賊氣挫少却諸將軍吏懽呼
勇躍焚賊船六十三艘餘賊四百餘人棄船登陸而
走諸軍進至安骨浦前洋又有賊船四十餘艘中有
三船上建層樓諸船以次列泊賊旣屢敗懼我直衝
前據淺港負固不敢出公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
霧四塞餘賊二十餘艘乘夜絶碇而遁是役也斬二
百五十餘級溺水死者又不記其數軍聲大振進階
正憲大夫公每戰勝輒戒諸將曰狃勝必驕諸將愼
之時賊屢窺湖南狺然未已公以爲 國家軍儲皆
靠湖南若無湖南是無國家也癸巳七月十五日進

陣于閑山島遮遏海路是年八月　朝廷以公兼三道水軍統制使領本職而如初使得總制舟師公在軍六年見本道糧儲凋耗無以供給遂大開魚塩廣設屯田凡所以利國補軍者勇往不顧若嗜欲然無絲毫遺故軍餉有裕未嘗乏絶丁酉正月賊酋清正再渡海　朝廷以公不能逆擊　詔獄用元均代爲上將公在道男女老幼皆遮道號哭及對獄　上原之以白衣送元帥陣中使之戴罪自效其年七月均果敗都元帥權慄使公往晉州收散卒未幾　朝廷復用公爲統制使時新敗之餘舟船器械蕩然無存

公聞命單騎馳到會寧浦道遇慶尚右水使裵楔時楔所帶戰船只有八艘又得鹿島戰艦一艘公咨楔以進取之計楔曰事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托於湖南陣下助戰自效公不聽楔果棄船而去公召全羅右水使金億秋使之召集管下諸將五員收拾兵船分付諸將粧作戰艦以助軍勢約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與同死生國事至此何惜一死惟死於忠義歿亦有榮諸將無不感畏時公起板蕩之餘再膺藩命兩南諸郡盡爲賊藪行長在陸路義智在水路飛諜蓄銳以伺我隙公獨以疲殘餘卒領十三戰船捷

依無所逡巡於碧波亭洋中見者危之一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襲我諸將各宜整軍戒嚴是夜賊果潛師以來公自起大喝令諸軍無動各下碇以待責戰益力賊解圍公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望見賊船五六百艘蔽海以上先是湖南士庶乘船避亂者皆聚陣下依公爲命至是公以衆寡不敵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排列布陣爲疑兵自領戰艦當前賊見公整船而出各促櫓直進旌旗樓櫓彌滿海中時早潮方退港口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迅駛船行如箭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

突戰公督諸軍繼之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公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咋不敢抵敵擧軍而追公亦移陣於寶花島時閑山諸將各自拔竄與本道避亂民人等奔入諸島公日遣褊裨通諭諸島召收散兵治戰艦備器械煮塩販貿二朔之內得穀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于古今島時行長歛衆據險陣於順天之倭橋公距倭橋百里而陣其年七月 天將陳都督璘以水兵五千與公合陣劉都督綎以苗兵萬五千陣於順天之東將水陸齊擧 天兵侵擾我軍公令軍中撤其間

舍都督怪問之公對曰　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者許令罪之自後天兵秋毫不犯一陣賴以相安行長憚公威名遣其亞將賫鳥銃長劍遺公公却之曰我自壬辰殺賊無筭所得銃劒自足爲用賊又因都督欲遺以銀兩酒肉公曰此賊於　天朝亦有難赦之罪老爺反欲受賂耶其後賊使再來都督辭之曰我於統制公旣已見愧何可再爲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南海釜山諸賊來援先鋒已到露梁公言於都督曰我師前後受敵不如退陣猫島更約諸將

刻意決戰都督從之是日三更公於船上跪祝于天曰今日固决死願天必殲此賊祝罷自領銳師先進露梁十九日四更賊圍都督甚急公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皷忽中丸而仆臨絶顧謂麾下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都督聞公死顚倒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爲者南民聞公之喪奔走巷哭市者爲之罷酒及家人以喪歸南中士子操文以祭老幼遮道而哭至界上不絶公娶郡守方震女生二男一女長曰薈累功爲訓鍊院僉正次曰䓉女嫁士人洪棐公嘗應擧就講至張良傳考官曰良從赤松子遊眞不死耶

對曰綱目書留侯張良卒則良之志豈真欲仙也一
座大奇之及為鉢浦棘棘不阿主將遣人欲取堡庭
桐木為琴公不許曰此官家木也植者既有意斫者
又何意耶主將噎唱思有以中公者終公之在官拾
掇不得毫毛罪其在北邊有人遭喪貧不得奔公聞
而憐之即解所騎與之嘗言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不
用則耕於野足矣若取媚權貴以竊一時之榮吾甚
恥之及為大將持是道無所變接人和易諄諄無畦
畛遇事果辦不少回撓刑人賞人一不以貴勢親疎
輕重其意故麾下畏而愛之所在稱治倭橋之役公

妻從兄黃世得戰死諸將吊之公曰世得死於王事
匪哀伊榮在軍七年苦身困心未嘗近女色戰勝得
賞必散施諸將無所遺儲嘗與元均因軍事兩有違
言積不相能公常戒其子弟曰若有人問之者爾等
當言彼有功勿言所短有一卒當刑子弟在傍曰罪
重不可貸也公徐曰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二兄
先公亡公撫其遺孤恩若已出凡家中物必先姪而
後子君子於是乎知公之行又篤於家也

全羅左水營大捷碑銘　領議政李恒福撰

在昔壬辰南寇匪茹連艫泛海由嶺而湖者其厳曰

閑山其界曰露梁其阨曰鳴梁若失閑山露梁不守
直蹙鳴梁畿輔搖心矣疇克有庸式遏三險越乃元
侯統制李公曰 君之使命余視師臨發有 敎曰
故統制使臣李舜臣其勤王家捍衛我南藩無祿大
命隕墜予惟寵嘉之廟宇不立無以勸忠汝往欽哉
臣受 命而退稽諸祀典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玆惟貞哉載在故府追惟亂初公職在湖
南官守有限以國害爲深羞隣災爲己憂踰南海蹈
寇地玉浦之戰露梁之戰唐浦之戰栗浦之戰閑山
之戰安骨之戰焚燒賊船二百二十餘艘斬首五百

九十餘級溺水死者又不記其數賊死咋不敢近公
寨下因陣閑山以遏賊衝至于丁酉代斲血指閑山
敗沒於是舟師敗將奔卒及南土之民皐咨嗟一口
齊聲曰李統制若在豈使此賊窺湖南一步地　朝
廷急而求公再莅前職公單騎召收進陣鳴梁猝遇
夜襲用少致死以十三新集之艦當大萬蔽海之寇
破船三十賈勇以前賊遂退遁戊戌　天朝大發兵
來援水軍提督陳璘與公合陣奇公之爲必稱李爺
而不名其年冬賊合勢大來進至露梁公自領銳師
先嘗其鋒　天兵夾進與公犄角是日雞鳴馮夷啓

道蜚廉戢威四維褰舉軫乃曉中兩軍齊作千帆飛
舞公先躍入乘銳崩之賊乃蟻潰救死不暇鼓音未
衰將星沉彩公於黎明中丸而顛猶戒衆諱言死曰
恐我師熸也提督聞之以身投於船者三日無可與
有爲矣天兵亦却肉不食南民奔走巷哭操文以祭
之老幼遮道而哭者所在如一嗚呼若公者可謂以
死勤事能捍大患者非耶宜其勳爲元臣爵爲上相
錫之茅土形圖麟閣食報無窮又使英雄永抆危涕
丈夫生世良足千古況今受命職當南事敢不良圖
時李綂制時言聞言感激實主張是凡軍中將校卒

伍飲公之德者蹈舞　上恩慷慨公死千羣雀躍萬斧電翻不十日而工告訖功後十五年甲寅海西柳節度珩走書來願以露梁之事載烈髩永余曰公之德在南民者口碑不朽公之功在　社稷者太史有錄何事於碑唯其處家愛恤孤姪恩若已出內行之淳也在軍數年大開魚鹽廣設屯田軍無乏絕所得戰賞施下無餘外行之備也至於和易之德果辨之才刑賞必當之勇作人如斯足爲百世聞人而在公則爲踈節也可略也已銘曰在壬辰歲狂寇不臣虐始於隣列郡瓦裂迎敵津津若蹈無人時維李公其

氣益振扼拊海滑　皇耆其武出師甡甡命虎臣璘
列缺掉㦸玄冥司辰賊窘而嚚師于阨港大戰其垠
矢集脩鱗鼇蛇掉尾毒于公身不佑于神露梁殷殷
維水淵淪樹此貞珉後天不墜公名嶙峋維永宗禋

露梁廟碑銘

右賛成宋時烈撰

南海之露梁有廟三間中設位牌以祀故忠武李公者也　神宗皇帝萬曆紀元倭酋秀吉弑其君舉國來寇公先在北邊屢立奇功而人不甚知辛卯二月擢授全羅左水使公至則日修戰具撫循士卒遂與賊戰敗之於玉浦敗之於露梁及唐浦敗之於蛇梁

斬其貴將又敗之於唐項浦撞破其四十餘船皆以
少擊衆　上下書褒之陞其資級至永登浦敗之至
見乃梁誘賊敗之腥血漲海又戰於安骨浦燒其船
四十餘遂進戰於釜山又破其船百餘艘遂置陣閑
山島積粟整師以爲迎　駕龍灣之計　朝廷爲置
三道統制使以處之賊畏甚行間以愚我諸將元均
又嫉搆之　朝廷兩信之公遂被追拷有大臣言
上亦念公功只削職從軍以責効時母夫人卒公便
道奔哭即行曰吾一心忠孝到此俱喪矣軍民擁馬
號泣遠近嗟惋元均代爲統制使爲賊所誘軍敗走

死而閑山遂陷賊遂由西海進陷南原　朝廷遂以
公復爲統制公以十騎馳入順天府稍收亡卒遂戰
於於蘭島碧波亭皆大敗之捷至　上欲陞公崇品
有言公爵秩已高遂止止賞將士　天將楊公鎬亦
送銀段以慰賞而奏聞　天朝公之名遂得聞天下
時公猶食素寢苦　上特使諭旨且送草木之滋公
涕泣勉從　上念公舟師單弱欲令前却以觀勢公
馳啓曰臣一去港則賊必登岸長驅矣時　天將陳
璘劉綎水陸來會公接應有方俱得歡心公進據古
今島募民耕作以便公私南民繦屬歸之賊將行長

亟謀撤歸求道甚恭兩 天將中其賄皆欲許之公
諷刺甚至行長又遣使于公遺以銃劒公以讐賊不
可通使嚴辭却之將士勇氣自倍行長計窮遂引泗
川屯賊以自援一夕大星隕海中軍中畏之戊戌十
一月十九日公與陳公迎戰于露梁賊大挫衂公忽
中丸而絶陳公被圍急公從子莞有膽略不發哭督
戰自如遂解陳公圍而行長僅得逭去旣發喪我師
與 天將兩陣皆呼哭聲殷海中自南海至牙山迎
柩哭奠千里不絶亦有喪之三年者僧徒處處設齋
皆曰活我命復我讐者公也公內有篤行貞介自守

意有不可雖達官要人必據義媿屈之發謀制事舉無遺策奮勇決機前無堅敵軍政簡而有法不妄殺一人而三軍一志莫敢違令至其舉大義斥倭使使中路者顙騂主和者顙泚則張忠獻岳武穆蔑以加矣以故當積衰諱兵之餘遇天下莫强之賊大小數十戰俱以全取勝蔽遮東南以基中興之偉烈至蒙

皇上寵命錫以印符則一國之人雖家尸而戶侑不爲過矣況此露梁者旋纛之所臨喑啞之所被其精爽之可畏者固將億萬年不泯蹴山噴海風怒雲屯常有跳馬島擣江廬之氣則嚴奉之擧尤在所先也

舊有廟貌隘下窄不足以妥公之靈故統制使鄭榏
圃隱先生之耳孫感公忠義旣改而新之又伐大石
以爲牲繫而因閔學士鼎重俾余書其事文旣粗成
判書洪公命夏以事聞 孝宗大王亟徵草本特賜
乙覽亦豈拊髀頗牧之意歟只今 仙馭上賓 陵
栢蕭森公之毅魄重亦歆泣於九原矣因并記此以
備始末俯仰疇昔爲之抆血也公諱舜臣字汝諧德
水人時崇禎辛丑十月日也今 上癸卯賜祠額曰
忠烈至是而崇報無憾矣碑役前後相之者統制使
朴公敬祉金公是聲也是年七月日追刻

統制營忠烈祠碑陰記原碑銘與左水營碑文同

宣祖大王上憑 皇威下伏公義其中興偉績振耀今古晉元宋高不足稱也公歿 上命文忠李公建立廟宇李公仍作牲繫文文成在萬曆甲寅令統制使閔侯暹始刻文於石螭首龜趺具矣夫自甲寅至今甲子一周而又七年矣其間更幾統制使而乃今卒其事雖其遲速有數而倘非侯慕義無窮焉能及此殊可尚也竊惟晉元宋高不能用祖豫州岳武穆遂爲千古恨我 聖祖能用公卒使卓然有成公於是抑不可謂不遇矣然亦不有文忠公其孰能對揚

發揮如此㦲閔侯亦可謂張其羣矣府崇禎重光作
噩立秋日宋時烈識

鳴梁大捷碑銘　　大提學李敏叙撰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九月統制使李公統舟師進駐
於珍島之碧波亭下大破日本賊於鳴梁之口賊由
是大屻不敢窺海右逼湖圻其明年賊遂罷兵歸世
謂中興戰功公爲第一而鳴梁之戰最奇云盖公初
以全羅左水使聞賊至慷慨誓衆進兵於嶺南界中
邀擊沿海賊初戰於玉浦再戰於唐浦復戰於固城
之唐項浦皆以少擊衆殺賊無筭辛乃大捷於閑山

威震海隅乃進拜統制使悉總三道舟師仍屯閑山數歲賊亦不敢復搶海路至是賊再擧大至懲前之敗蓄憾專力欲衝海道直上時公方被誣逮命以白衣從元帥俄復授舊職於是元均已代公大出兵迎賊軍遂陷盡喪其舟師器械蓄積而閑山已陷矣顧公乘喪敗之後無兵可戰間關走海上稍收亡卒得戰艦十餘艘遂進扼鳴梁賊至者樓櫓蔽海公督諸將進船當海之隘口連艛下碇截中流待賊鳴梁地迫陿潮方盛水益急賊從上流乘潮搶之勢若山壓士卒無生意公意氣益厲乘機奮擊將士皆殊死

戰船出入如飛炮火四起海水盡沸賊船焚燒撞碎
沉溺死者不可勝數賊遂大敗遁去始戰方酣巨濟
縣令安衛少却公立船頭大喝命左右取衛頭衛懼
還入疾戰是日破賊船五百艘斬其將馬多時時南
民避賊從公者百餘船未戰公令分船泛海爲疑兵
及戰船上觀者皆失色謂公兵必當沒及賊退戰氛
息見我舟屹然無恙皆大驚爭來賀自是軍聲復大
振夫自李鎰申砬敗後官軍及義軍遇賊輒奔潰無
敢略齟齬其鋒者及　天子遣大兵來救大震殲次
第復三都然後我軍稍稍犄角之如延安幸州之捷

雖一時稱雋然皆藉　天兵威重僅能嬰城拒守得全未有獨當一面鏖戰全勝如公之爲者也故賊屯湖嶺六七年不敢蹈西海一步地南原旣陷賊勢尤張而猶狼顧不得逞者繄公是賴至若露梁之戰大戰而又大勝臨陣隕命卒以身殉國公死而賊亦退其後　朝廷論平賊功以公爲元勳追　賜宣武功臣號　贈官至左議政立忠烈祠於露梁以祀之公諱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公平居循循雅飭如儒士及其臨難討賊決策出奇雖古名將不能過而忠義奮發有可以貫日月而感鬼神者是以所在克捷威慴

隣敵義動中國若公者乃古所謂真將軍可屬大事者非專以一時取勝爲可貴也其行己之大方用兵之大略國史及他銘述備矣不佞少過鳴梁觀公戰地慨然太息彷徨久之想見其爲人今南人立石於其地使來謁銘義不敢辭遂略叙其舊聞系之以詞

詞曰鳴梁口兮隘而東海潮感兮汨兩峽兵因地兮利出奇巍群醜兮勢莫支士卒奮兮鼓方震俄殲賊兮蕩餘燼惟將軍兮勇義俱扼海道兮海無虞怒濤擊兮蛟鯨趨觀戰地兮想英謨靈皇皇兮赫海隈呵星辰兮走風雷海不竭兮石不泐昭壯烈兮耀無極

崇禎後乙丑三月日書

全羅左水營東嶺小碣　撰人名佚

退計二十年前李鰲城爲體察使拜辭之日　先王首命爲忠愍祠闢　命下來遂撰大捷碑文授之統制使柳公珩慷慨自任爲衆人先收合財料招聚工匠事未易就役乃中止未幾公亦移拜他職累轉而除海西節度其身雖在他道迺心罔不在是從竭力殫慮得石于江陰浮于海入京江　朝廷啓請轉輸于玆拋棄海濱亦多年矣今節度使安公玏新到之日齋沐敬祭慨然有慰答忠魂永圖不朽之志者久

之會李爺之亂前縣監蒼氏來見之相與執手揮淚即令幕屬前縣監林英前判官鄭元濵等召集遠近石工復收甔石之糧分戶曹叅議李公昌庭順天府伯康公復誠出力優扶於是近邑守令邊將亦或送物助役晨夜展力越半年而畢使烈烈冠古之忠刻載貞珉萬世不泯苟非當初柳公諸君子之力何以得此柳公臨終謂其子弟曰李爺之碑不立則吾墓前不須立石其景慕李爺之誠死且不忘矣庚申元月日碑立而墮淚碑亦移于碑側先是沿海士卒爲爺立石望必墮淚者也噫李爺之事入口皆碑雖不

待予一石石之立人也略書顛末而別立一小石云

忠武公家乘卷之二